

舊刻東萊左氏博議一

對平鈔補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序



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  
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  
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  
來人居半歲里中稍披蓬  
藿從予遊談餘語隙波足課

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  
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  
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  
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真  
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  
媼黨復從而廣之曷衍四出

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  
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隣  
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  
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  
恐行者不閱者不播彼豈  
覩然忘耻哉德欲蓄而病欲

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  
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  
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  
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  
存所操所識所習毫愆髮謬  
隨筆呈露舉無留藏久幸而

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  
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  
矜而鑄或愠而謫或悔而譙  
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  
豐矣乎傳愈博病愈白益愈  
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

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  
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  
所以資課試者也  
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目錄

卷一

一 鄭莊公共叔段

二 穎考叔還武姜

三 周鄭交惡

四 宋穆公立殤公

五 衛州吁

六 臧僖伯諫觀魚

七 鄭敗燕○鄭敗北戎○楚敗鄧○商密降秦○

鄭敗宋○楚滅舒庸○楚敗吳滅舒鳩○晉滅

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  
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  
所以資課試者也

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目錄

卷一

一 鄭莊公共叔段

二 穎考叔還武姜

三 周鄭交惡

四 宋穆公立殤公

五 衛州吁

六 臧僖伯諫觀魚

七 鄭敗燕○鄭敗北戎○楚敗鄧○商密降秦○

鄭敗宋○楚滅舒庸○楚敗吳滅舒鳩○晉滅

肥○晉滅陸渾○吳敗楚取餘皇○吳敗胡沈  
陳三國○越敗吳於檇李○越敗吳於笠澤

卷二

八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九 隱公辭宋使

十 鄭伯侵陳大獲

十一 鄭伯朝威王○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虢公作

卿士于周○鄭伯以齊人朝王○鄭伯以王命

討宋○羽父會鄭伯伐宋○蔡人衛人邾人不

會王命○王與鄭人蘇忿生田○鄭伯以璧假

許田○王伐鄭

十二 陳五父如鄭泣盟軟如忘○曹太子朝魯樂奏

而嘆○晉侯受玉惰○齊君諶偷○公孫歸父

言魯樂○趙同不敬○晉侯見魯侯不敬○鄭

伯授玉視流而行速○郟錡將事不敬○成子

受脤不敬○苦成叔傲○衛孫文子聘魯無悛

容○齊高厚相太子會諸侯皆不敬○齊侯衛

侯不敬○蔡侯享于鄭不敬○穆叔見孟孝伯

語趙孟語偷○趙孟對定公以吾齊語偷朝不

謀夕○單子視下言徐○宋公與叔孫昭子語

相泣○魏獻子南面○邾子執玉高魯受

十三 隱公問族於衆仲

卷三

十四 滕薛爭長

十五 穎考叔爭車

十六 齊魯鄭入許

十七 息侯伐鄭

十八 羽父弑隱公

十九 臧哀伯諫納郕鼎

二十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曲沃莊伯伐

鄭翼○王伐曲沃○曲沃武公伐翼○曲沃伯  
殺公子侯○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卷四

廿一 楚侵隨○楚敗隨

廿二 魯為班後鄭○齊衛鄭戰于郎

廿三 鄭太子忽辭昏○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奔  
衛

廿四 威公問名於申繻

廿五 王師伐虢

廿六 虞叔伐虞公



廿七 楚屈瑕敗蒲騷○楚伐絞○楚瑕大敗

卷五

廿八 祭仲立厲公○祭仲殺雍糾○高渠彌殺昭公

○齊人殺子亶○楚殺子南

廿九 盜殺伋壽○衛侯放公子黔牟

三十 魯及齊師戰于奚

卅一 威公與文姜如齊

卅二 辛伯諫周公黑肩

卅三 楚武王心蕩

卅四 鄧二甥請殺楚文王

卅五 魯莊公圍郕

卷六

三六 齊侯見豕○蛇鬪于鄭○神降于莘○卜偃章

謠○狐突遇申生○城鄆有夜登丘○柩有聲

如牛○蛇出泉宮○黿見老人○鳥鳴亳社○

鄭伯有○石言于晉○當璧而拜○鄭龍鬪○

王化為石○鸚鵡來巢○龍見于絳

三七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三八 齊威公入齊

三九 齊魯戰長勺○士為諫晉侯伐虢

平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卷七

四 宋萬弑閔公

四 息媯過蔡○楚滅息入蔡○子元振萬○闔班  
殺子元○陳夏徵舒殺靈公○申公巫臣聘夏  
姬○子重子友殺巫臣之族○叔向取申公巫  
臣氏

四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四 王賜虢公晉侯玉馬

四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蘇公奉子頹○王處櫟

○鄭伯虢公納王○會于首止○惠王崩○盟  
于洮○王子帶刃戎○王子帶奔齊○仲孫湫  
言王子帶○滑人叛鄭○富辰請召王子帶○  
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使告難○晉侯納王

四 鬻拳兵諫

四 陳敬仲辭卿飲威公酒

卷八

四 懿氏卜妻敬仲○晉侯賜畢萬魏○成季將告  
威公使卜楚立之父卜之○秦伯卜伐晉○晉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梁嬴卒過期卜招父卜  
之○晉侯卜納王○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晉  
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吉○施氏卜宰○穆姜  
薨于東宮○宋公享晉侯○鄭皇耳侵衛孫文  
子卜追之○崔子卜妻齊棠公之妻○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穆  
子之生在叔筮之○孔成子卜立靈公○南蒯  
將叛枚筮之示于服惠伯○臧昭伯如晉臧會  
竊其寶龜僂句以卜○晉趙鞅卜救鄭○楚卜  
子良為令尹○巴人伐楚楚卜帥

**咒**

曹劌諫觀社

**平**

晉桓莊之族偪○晉士為殺游氏二子○晉士  
為殺群公子○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  
蒲夷吾居屈○晉侯為太子城曲沃○晉侯使  
太子伐東山○晉殺太子申生○晉使士為築  
蒲與屈○晉使使賈棄伐屈

**五**

莊公卅威宮楹○刻其楯使宗婦覲用幣○莊  
公問後季友○叔牙共仲賊子般○閔公請復季  
友○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

**五**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五三 齊仲孫湫觀政

卷九

五二 舟之僑奔晉

五一 衛懿公好鶴

五〇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

四九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諸侯救邢○城楚立

四八 衛文公大布之衣○趙宣子為國政○晉悼公

即位○晉侯謀所以息民○楚為掩為司馬○

平王封陳蔡復遷巴○子期請伐吳○楚子使

然丹屈罷簡兵○楚城州來

四七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公賂戎于桑

田○晉道於虞滅虢滅虞

四六 齊寺人貂漏師○寺人貂立無虧○宋襄伐齊

立孝公

卷十

四五 會陽穀謀伐楚○齊歸蔡姬○齊侵蔡伐楚○

四四 楚伐鄭○齊執陳轅濤塗○申侯城賜邑鄭伯

逃歸○鄭殺申侯以說齊

四三 楚滅弦○黃不歸楚貢○楚滅黃

四二 楚文王寵申侯

六五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六六 晉里克帥師敗狄

六七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卷十一

六八 會于葵丘尋盟

六九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秦伯納晉惠○晉侯

殺里克平鄭○晉乞糴於秦○秦乞糴於晉○

秦晉戰韓原

七十 沙麓崩○隕石鷓退飛○星孛北斗○梁山崩

○晉侯論宋災○梓慎論無冰○裨竈論周楚

○子產論麥商○大雨雹○士文伯論火見○

晉侯兩問日食○晉侯問史趙○裨竈論陳災

○星出婺女○景王問萇洪○梓慎論禘○星

孛大辰○火始昏見○梓慎望氛○梓慎對日

食○梓慎論日食○齊有彗星○史墨占日食

○楚雲如赤鳥

七一 楚子賜鄭伯金○趙姬請逆叔隗○楚子封陳

○晉使魯歸汶陽田○鄭伯石辭卿○楚復取

魯大屈

七二 邢人狄人伐衛○衛叛晉○公孫文子拒衛侯

七三 秦取梁新里○梁亡

七四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季平子用人於亳社  
○楚子用隱太子

七五 僖旱伐邢

卷十二

其 子魚宋公圍曹

七六 隨叛楚

七 宋襄公欲合諸侯○宋為鹿上之盟○楚執宋  
公○宋公伐鄭○楚宋戰于泓○宋襄公卒  
曾饑而不害

八 成風請封須句

八一 秦晉遷陸渾之戎

八二 子圉逃歸

卷十三

八三 邾敗魯於井陘

八四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于鄭

八五 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范武子請老

八六 晉懷公殺狐突

八七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秦伯納重耳止頭

須臾見

八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晉侯享公賦詩○甯武子來聘公賦詩○荀林父賦詩○鄭伯宴公賦詩○公享季文子賦詩○公享范宣子賦詩○叔孫穆子賦詩○高厚歌詩○穆叔賦詩○公享季武子賦詩○晉侯鄭伯賦詩○慶封來聘賦詩○鄭七子賦詩○遠罷賦詩○穆叔食慶封誦詩○令尹趙孟賦詩○穆叔子皮賦詩○季武子韓宣子賦詩○楚子賦詩○鄭六卿賦詩○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宋公賦詩

卷十四

九九 介之推不言祿

九八 鄭伯使盜殺子臧

九七 衛禮至殺邢國子

九六 晉文請隧○啓南陽○圍陽樊○圍原○問原

守

九三 展喜犒齊師○魯如楚乞師○楚伐宋齊

九四 楚滅夔

卷十五

九五 宋叛楚即晉○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晉侯將伐曹止會諸侯于許

九六 晉文夢與楚子搏○楚子王夢與河神水瓊弁  
玉纓○燕姑夢天與已蘭○魏顆夢結草之老  
人○韓厥夢子輿○趙嬰夢天使○晉侯夢大  
厲○夢疾為二豎子○小臣夢負公登天○呂  
錡夢射月○聲伯夢瓊瑰○中行獻子夢與厲  
公訟○叔孫穆子夢天壓已○魯昭夢襄公祖  
晉侯夢黃熊○孔成子夢康叔○泉丘人有女  
夢巨其帷幕孟氏之廟○趙宣子夢文公授之  
陸渾○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曹人夢衆君  
子立于社宮○衛侯夢溫良夫○宋得夢已為

烏

九七 晉侯作三行

九八 周公閱聘魯

九九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百 晉作五軍以禦狄

卷十六

百一 先軫死狄師

百二 臼季舉卻缺

百三 晉陽虺父侵秦止泝水而軍

百四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越椒生而子文知其



滅若敖氏○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

**頁五** 閏三月非禮○閏不告朔○辰在申再失閏○火西流司歷過

**頁六** 楚太子商臣弑成王

**頁七**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卷十七**

**頁八** 禘太廟躋僖公○順祀先公

**頁九** 出姜責聘而賤逆○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

姜歸齊

**頁十** 楚滅六蓼

**頁十一**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頁十二** 季文子如晉不遭喪之禮行

**頁十三** 趙孟立公子雍○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齊

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陳乞逐高國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卷十八**

**頁十四**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頁十五**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頁十六** 士會不見先蔑

頁六 穆伯取已氏○穆伯巨弊奔莒○穆伯歸魯復過莒○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頁七 鄆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

頁八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晉歸衛田

卷十九

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宋襄夫人殺昭公

頁十 箕鄭父殺先克

頁十一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頁十二 楚范巫裔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

頁十三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宋殺申舟

頁十四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卷二十

頁十五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頁十六 隨會料晉師○吳將伐魯問公孫輒公山不狃

頁十七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頁十八 魏壽餘獲士會之足于朝

頁十九 趙盾納捷菑于邾

頁二十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卷二十一

頁二十一 晉侯秦伯圍鄭

秦穆出師襲鄭○秦師過周北門○秦使孟明為政○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秦濟河焚舟○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鄭公孫段相郵伯禮無違○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孟僖子不能答郊勞○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趙簡子問于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頁五 狼曠死秦師

頁六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

頁七 隨會能戰而有耻

卷二十二

頁八 寧羸從陽處父

頁九 邾文公遷于繹

頁十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頁十一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頁十二 單伯請于叔姬○季文子如晉○齊人赦單伯

歸于叔姬

頁十三 宋華耦辭宴

卷二十三

頁十四 公孫敖二子

夏 齊人侵我西鄙

夏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

夏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夏 邴鄆闖職弑齊懿公

夏 棄仲殺惡及視止立宣公

夏 季文子出莒僕

夏 宋公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穆之族以曹師

伐宋

卷一十四

夏 晉不競於楚

夏 鄭人獲狂狡

夏 鄭伐宋囚華元

夏 晉趙盾侵鄭○楚滅若敖氏

夏 晉靈公不君

夏 晉趙穿弑靈公○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夏 晉成公為公族

夏 楚子問鼎

卷二十五

夏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鄭討幽公之亂

夏 楚歲尹克黃不棄君命

赤狄伐晉圍懷○晉敗赤狄滅潞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鄭伯敗楚○楚子伐鄭○楚盟辰陵鄭徵事晉

○楚圍鄭楚敗晉於必晉侯復荀林父○赤狄

伐晉晉殺先穀○晉示鄭以整○晉賞荀林父

晉會狄于欒函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楚子伐蕭

公孫歸父言魯樂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目錄終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鄭莊公共叔段

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其叔段欲

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使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仲滋蔓蔓難圖也憂

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二

於已公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西鄙子對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

于厚將得衆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里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釣者負魚向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釣餌以誘兕者釣也為陷弇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弇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雉猜陰狼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肆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車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弇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遇陷弇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入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如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入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謂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頃臆而忘叔段哉苟與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與百念是殺百弟也由初暨末其殺段之念殆不可千萬計是亦殺千萬弟而不可計也一人之

身殺其同氣至於千萬而不可計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飛四海之波亦不足以前其惡矣莊公之罪不載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詩鄭國風將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非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馬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朝之人皆墮其計

中矣舉朝墮其計舉國墮其計莊公之機心猶未已

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况能又有許乎隱十一年

于邦謀伐許也秋遂入許鄭伯乃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教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叶和而使糊其口於

四方况能又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無柔此民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礼

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十六年鄭公

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

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莊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

楚伐鄭及禦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闚則強鉅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

之日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段之有後是莊公欲  
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  
世噫嘻嗟嗟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  
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  
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  
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  
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  
者所喪其輕在此者所喪其重本欲陷人而卒自陷  
是釣者之自吞釣餌獵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  
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  
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 穎考叔還武姜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貴姜氏于城穎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尤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  
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食全曰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  
羹請以遺之公曰兩有母遺羹我獨先穎考  
叔曰然問向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泠泠遂為母子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  
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兩類其是之謂乎

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凡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  
以然者天也羽之浮石之沉矢之直蓬之曲土之止



水之動自古固然而不可加損庸非天乎苟以人力  
勝之則羽可積而沉也石可載而浮也矢可揉而曲也  
蓬可扶而直也土可墾而動也水可壅而止也人力  
既窮則未有不復其初者焉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  
浮矣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矣不揉之則矢還其  
天而直矣不扶之則蓬還其天而曲矣止者土之天  
也墾者窮則土之止固自若也動者水之天也壅者  
窮則水之動固自若也有有限之力豈能勝無窮之天  
也耶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  
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顓絕滅天理

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  
居無幾何而遽悔焉是悔也果安從而生哉蓋莊公  
自絕天理天理不絕莊公一朝之忿赫然勃然若可  
呂勝天然忿戾之時天理初無一毫之損也特暫為  
血氣所蔽耳血氣之忿猶溝澮焉朝而盈夕而涸而  
天理則與乾坤周流而不息也忿心稍衰愛親之念  
油然而還而不能已彼顓考叔特迎其欲還之端而  
發之耳其於莊公之天理初無一毫之增也考叔之  
見莊公不感之以言而感之以物不感之以物而感  
之以天愛其母者莊公之與考叔同一心也同一心

是同一天也其啜羹其舍肉其遺母皆天理之發見  
 者也考叔以天示之莊公以天受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  
 天之惡為蓋世之善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  
 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故亦不能無遺恨焉方莊公  
 語考叔以誓母之故考叔盡告之曰醉之所言醒必  
 不踐狂之所行瘳必不為既醒而猶踐之則其醉必  
 未醒也既瘳而猶為之則其狂必未瘳也君之誓母  
 之辭未悔則必以為是既悔則必知其非知其非而  
 憚改焉是猶未悔也是猶以為是也莊公苟聞此言  
 則其私情邪念冰泮雪消而無復存者矣考叔乃曲  
 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  
 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不特蔽  
 莊公之天理當考叔發闕地及泉之言考叔曾中之  
 天理所存亦無幾矣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  
 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乘  
 一念之悔廣其天理而大之六通四闢上不失為虞  
 舜史記虞舜父頑母瞽弟象皆欲殺舜下不失為曾  
 參家語曾參忘存孝道後豈止為鄭之莊公哉惜夫  
 莊公之不遇孔孟而遇考叔也

周鄭交惡

鄭三年鄭武公在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  
 質於鄭鄭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異虢  
 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木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問之苟  
 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黃汗行祭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  
 馬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  
 信也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之於魯如  
 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季氏魯國權臣陳氏之於  
 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陳敬仲之後蓋季氏  
 雖強猶魯之季氏也陳氏雖強猶齊之陳氏也烏可

謂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  
 序平王莊公之事始曰為周鄭交質終曰為周鄭交  
 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  
 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曰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  
 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  
 在也君之於臣見賢則用之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  
 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  
 巽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  
 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  
 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其勢均其體

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  
侯既交質之後周與鄭等諸侯耳然亦何所憚哉温  
之麥洛之禾宜其捆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  
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吾天子之尊  
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  
自處矣鄭人之心已謂彼之子來質於我我之子往  
質於彼見其與吾同而不見其與吾異歲推月移豈  
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  
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  
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

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曰列國待之周不  
自伐入必未敢伐之也周不自卑入必未敢卑之也  
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  
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  
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既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  
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  
有王未足憂也盜賊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  
有王亦未足憂也至于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  
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曰憂也此  
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宋穆公立殤公

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厲殤公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盡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瓦梅馬對曰羣臣願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去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人皆愛奇而君子不愛奇人皆愛高而君子不愛高君子之情未嘗不與人同也而愛惡與人異者何也蓋物反常為怪地過中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

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復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復求高焉斯偏矣是故衆入之所謂奇即君子之所謂怪也衆入之所謂高即君子之所謂偏也至貴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焚食粟則生食金則死反常之害蓋如此適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過也君子所以行不貴為難說不貴為察治民無可傳之政治兵無可喜之功者曷嘗厭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則君子已先出於奇矣高若果高則君子已先出於高矣其遂巡退縮終莫肯就者非不愛奇也不愛怪也非

不愛高也不愛偏也苟惟不然則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毀果人情也哉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為是未足以為奇必傳於弟以為奇焉是未足且為高必傳於弟以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桓二年宋督弑殤公公羊氏曰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為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為以眾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眾人視之則以為奇且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而他人且為勇游于刃之淵津人以為常而他人且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衛州吁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姜美而无子衛人所為賊頑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妣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州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二而能降二而不憾三而能勝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陸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弒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諸隱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編小老大耄矣无能為也此二人者買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殺于衛二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未見之情人所未知未動之情已所不知歷舉天下之事其迹可指者使人評之曰孰為善孰為惡孰為忠孰為邪孰為是孰為非孰為誠孰為偽猶參差而

不得其情況於情之未見於外者乎此色厲內荏面剛心柔之徒所以每誤天下後世也情之未見者難知如此抑又有甚難知者焉博者必盜當博之初未有為盜之情也然財賈則必至於盜盜言者必聞當言之初未有快聞之情也然忿極則必至於聞蓋博則有盜之理言則有聞之理其情未動其理已萌非獨人不能覺已亦不能自覺焉豈非天下之至難知者乎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於所愛而已初不知其基篡弒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篡弒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威公

忌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篡國  
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迫其後而弑逆之謀成矣  
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惜其  
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有寵矣既好兵而不  
禁矣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  
忿乎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况又不  
聽乎碏苟能止於未萌則威公不至於弑州吁不至  
於逆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  
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  
患於已形也嗚呼衛至褊也州吁至微也其篡爭猶

蠶觸氏之戰規在一切不足論也吾獨因州吁之事  
有所懼焉殺人不忌者世謂之暴冒化負無極者世謂  
之貪沉酒昏縱者世謂之荒陰賊詭譎者世謂之險  
苟無故加入以四者之謗其不愠見者幾希抑不知  
世之所共指者特情之已發事之已彰者耳吾平居  
暇日一偏於怒則雖未嘗殺人而一念之暴已藏于  
胷中矣一偏于愛則雖未嘗冒貨而一念之貪已藏  
于胷中矣未能寡慾則雖無沉酒之過而一念之荒  
已藏於胷中矣未能平心則雖無陰賊之過而一念  
之險已藏于胷中矣四者之根藏于胷中伏而未發



雖吾亦不自知其惡也是不由州吁受寵之初篡弑之惡已藏於胃中而不自知乎迨夫一念之惡藏於胃中者既熟遇事則見遇物則動外之惡習召內之惡念內之惡念應外之惡習以惡合惡若川之決若火之燎有不能自制者吁亦危矣君子之治心當明白四達俾秋毫之不正無所容而後可苟容秋毫之不正焉猶播一粒之稊稗雖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茫然為多稼之賊者蓋既有此粮必有此苗欲除稊稗之害當除稊稗之種可也然則禁過者苟未知過之所由生而何暇州吁之笑哉

哉

###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及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及備器用則君不率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召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浴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而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奐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負于棠非禮也自言遠地也

游宴之逸入君之所樂也諫諍之直入君之所不樂

也。臣其所不樂而欲奪其所樂，此人臣之進諫所以  
每患其難入也。然則進諫之道將奈何？曰：進諫之道  
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  
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  
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  
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  
敬宗驪山之行。唐敬宗欲幸驪山，溫湯李逢張洋方  
屢諫不聽，張惟興伏紫宸殿下叩頭  
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奉始皇葬驪山。  
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  
長。上曰：驪山若比之西，邪我宜一往。臣發彼言，幸  
溫湯即口不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元和十四年  
鳳翔法門寺

必有佛指骨上遣使迎至京師，留禁中三日，韓愈上  
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目黃帝以至禹湯  
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  
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允促梁武帝凡三捨身，竟餓死  
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矣。上  
得表大怒，乃聚愈潮州刺史，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訓之  
邪？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莊公二十二年  
夏公如之，所觀

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自，整民故會，以訓  
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  
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禮  
之非是，君不率矣。君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論  
律呂之本而不能已，景王之鑄鍾。昭二十一年春天  
將鑄無射於州鳩

曰：王其呂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我，也夫音樂之興  
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涼樂器以鍾之，興以  
行之，小音不罷大者不廢，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德則樂，樂則不戚，戚則不

容心是已感感寔生疾令鍾 豈非徒以理論之而未  
 嘗以心悟之邪蓋禍固可使入畏然遇驕慢而不畏  
 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入信然遇昏感而不信者  
 則吾說窮矣臧信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執不物之  
 亂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入畏  
 可使入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  
 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  
 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信伯無以開其心而  
 徒欲奪其樂亦踈矣為信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  
 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醉於面益於背暢  
 于四支則反視世之所共嗜若犬馬若聲色若珠玉  
 若文綉曾土芥瓦礫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  
 龍門之鯉鬣翻雲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  
 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  
 言而止者是持不敢為而未知其不當為也信人之  
 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為而未知其不足為也惟釋然  
 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為知其不足為雖勸之為亦不  
 為矣

鄭敗瑛

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  
 人以瑛師伐鄭二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

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  
 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  
 焚師于北制君子曰○鄭敗北我隱九年北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鄭敗北我侵鄭鄭  
 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我我也公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三覆后符之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  
 速奔後者不救則先視禍逐之喪我師前後繫  
 人之前遇覆者奔祝願逐之喪我師前後繫  
 之盡殪我○楚敗鄧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  
 師大奔○楚敗鄧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  
 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鄧人攻而  
 奪之幣後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於  
 鄧鄧人弗受楚使闞廉帥師及巴師不克闞廉衡  
 養甥脯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而北鄧人逐之背  
 陳其師於巴師之中巴戰而敗鄧人宵貴  
 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貴  
 ○商密降秦德二十五年秦晉伐鄆秦人滿

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  
 ○鄭敗宋成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  
 人覆之敗諸洧陵獲○楚滅舒庸成十七年  
 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楚滅舒庸成十七年  
 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整應遂恃  
 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楚敗吳滅舒鳩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  
 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憚于短管以射之卒○襄二十四年吳人  
 召舒鳩入叛楚楚子師于荒補使沈尹壽與  
 師祈黎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  
 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  
 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婦  
 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  
 我無詳有庸二十五年秋遂子馮卒屈建為  
 令尹舒鳩人卒叛子木伐之遂滅舒鳩冬楚



子以三軍潛步當吳中軍而敵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兵者君子之所長小人之所短此理之必然而世未有知其然者也吾嘗以是理試語于衆矣談兵之士勃然而見難曰君子何為而名君子吾應之曰誠而已矣小人何為而名小人吾應之曰詐而已矣難者曰果如是則兵者乃小人之所長而君子之所短也萬物皆賤詐惟兵獨貴詐君臣相詐則其國危父子相詐則其家敗兄弟相詐則其親離朋友相詐則其交踈商賈相詐則其業廢至于用兵小詐則小勝大詐則大勝小人長于詐故其用兵亦長君子短于詐

故其用兵亦短自曼伯以降制勝不同上歸於詐是數子者苟以君子長者之道處之安能成其功乎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彼區區忠信誠慈何足稱于孫吳之門哉吾應之曰吾姑言其理耳今子舉前古之事以攻之以子之事證吾之理益知兵非君子莫能用也春秋諸子所以能收一日之功特以小人而遇小人耳若君子遇之雖鄭楚秦晉十餘國之衆為一軍合曼伯子突十餘人之知為一將吾知談笑麾之綽上乎有餘裕矣吾非為大言以誇衆也亦理之必然者也蓋君子

之于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間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兇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後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後哉縱使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于

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于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髡盜取相望于史而宋襄見僖二年陳餘傳本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于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于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

之于兵無所不用其誠世未有誠而輕者敵雖欲誘之烏得而誘之世未有誠而貪者敵雖欲餌之烏得而餌之世未有誠而擾者敵雖欲亂之烏得而亂之用是誠以撫御則衆皆不疑非反聞之所能惑也用是誠以備禦則衆皆不怠非詭謀之所能誤也彼向之所以取勝者因其輕而入焉因其貪而入焉因其擾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一誠既立五患皆除况無所投其角兵無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後無所投其詐矣豈特曼伯子突之徒哉縱使盡號召自古之知兵者環而攻之聚而謀之雖極其詐計至于

百君子待之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千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又極其詐計至于萬君子待之亦一而已矣彼之詐至於萬而不足我之誠守其一而有餘彼常勞而我常佚彼常動而我常靜以佚制勞以靜制動豈非天下常勝之道乎然則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歸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無出于君子矣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鍾者黥髡盜取相望于史而宋襄見僖二年陳餘傳本之流每以仁義為天下笑抑又何也蓋盡小人之術者方無愧于小人之名盡君子之道者方無愧于君子之名世之所謂小人已極其



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臣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什馬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馬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于兵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凡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舜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禴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

術稱小人之名者也世之所謂君子未得其道託君子之名者也臣偽君子對真小人持一日之誠而欲破百年之詐安得而不敗哉舉斧以伐木苟不能伐馬謂斧之鈍則可謂木勝斧則不可也酌水以沃火苟不能息馬謂水之微則可謂火勝水則不可也安得以宋襄輩遂疑君子之短于兵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一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舜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問之名何如哉問道者未達其道問禮者未習其禮問塗者未識其塗問俗者未通其俗凡謂之問者非有所未知必有所未安也故晉人不問晉齊人不問齊秦人不問秦楚人不問楚豈非心知之身安之無所復待於問耶隱公生於魯長於魯君於魯其視魯之舞樂用於禘祠烝嘗不知其幾祭也動於屈伸綴

此不知其幾成也至於考仲子之宮始問羽數於衆  
仲豈真有所不知耶是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自成  
王以天子之禮樂祀周公至於隱公蓋數百年矣以  
成王之賢而賜之以伯禽之賢而受之舉世莫知其  
非也其後因而用之群公之廟舉國亦莫知其非也  
隱公生於數百載之後獨能疑數百載之非其心感  
然不安而發於問焉其天資亦高矣衆仲告之以先  
王之正禮使六羽之獻復見於仲子之廟不可謂無  
補也然隱公之間豈止為仲子一廟而已哉特因仲  
子之廟而發耳為衆仲者盍由告之曰周公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乃周公所作之  
樂也周公制是樂舞之數蓋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  
也周公在諸侯之位而薦天子之樂豈非欲尊周公  
之身而廢周公之樂耶周公欲行之天下而子孫已  
亂之周公欲傳之萬世而身沒已違之使周公而有  
知吾知其不享魯祭矣君盍因是舉正禮樂之僭復  
諸侯之舊告於天子告於周公之廟使天下再見周  
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今猶用六佾於仲子之  
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  
厚而待周公之薄耶苟衆仲能為此言隱公能為此

舉則可以尊王室可以服諸侯可以塞亂臣賊子之  
原五伯之首不在齊威而在隱公矣雖然此非所以  
責衆仲也當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  
公之賢未嘗固爭至孔子始慨然有言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家語禮運蓋必入聖人之域然後知  
聖人之心降聖人一等雖召公畢公猶不能盡知况  
衆仲乎惟衆仲一失其機故僭悖之習流及後世甚  
至於季氏以陪臣之微傲然舞八佾於庭論語八佾重形  
孔子之歎焉嗚呼隱公之間在於三家未興之前孔  
子之歎在於三家既盛之後防於未興之前衆人之

所易禁於既盛之後聖人之所難吾是以益為隱公  
惜也

### 隱公辭宋使

隱五年宋人取郟田郟人告於鄭曰請君釋  
感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我宋入  
其郟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使來告命公聞  
其入郟也特赦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  
未及國公怒乃上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司恤  
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  
之所敢  
知也

始吾讀戰國策見儀秦鬻術之徒駕其詭辯玩時君  
於股掌之上驟使之喜驟使之怒驟使之憂驟使之  
樂指川為陸亦從而謂之陸指虎為羊亦從而謂之

羊雖有耳目鼻口不得自用而聽辯士之所用抵掌  
拒腕俯弔仰賀反晦明於呼吸變寒暑於須臾其三  
寸之舌實百萬生靈之司命也及精思而博考之然  
後知詭辯初不足恃彼戰國策所載特幸而成功者  
耳然姑以兩端明之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於秦秦  
不救韓遣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陳筮曰未急  
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  
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  
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敗趙魏於  
華陽之下見戰國策是說也世皆以為工也鄭伐宋入其

郭宋人使來告於魯隱公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  
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是說也世皆以為拙也吾以為  
陳筮之言未急宋使之言未及國其說初無異者陳  
筮幸而遇穰侯之聽故人以其說為工宋使不幸而  
遇隱公之怒故人以其說為拙陳筮得其時者也非  
智也未使失其時者也非愚也使臣筮而遇隱公則  
為愚使宋使而遇穰侯則為智愚智初無定名工拙  
初無定論以是而推之凡戰國之策士所以能動時

君之聽者皆出於幸而已豈區區之說真足恃哉杜  
預謂宋使忿隱公知而故問是大不然宋使以鄭師  
之伐告急於魯魯隱公問鄭師之所及遠近此人情  
之常也雖聞其入郛然問諸道路不如問其使者之  
為審則知而復問亦情之常也况宋使之使指專在  
於鄭師隱公其可捨鄭師而問他事乎是則師何及  
之語隱公之所當問也宋使之所當答也彼使者苟  
非狂惑喪心何自而起其怒乎其所以發未及國之  
言蓋亦如陳筮之謀欲以激魯侯之救耳不意逢隱  
公之暴怒不得嗣進其說遂至於辱命而歸是以知  
詭辯之果不足恃也自陳筮言之則回穰侯不救之  
心其說似有功自宋使言之則沮隱公欲救之意其  
說深可罪利害禍福特繫乎所逢之時耳後世徒見  
戰國策載百發百中遂以為正論不如詭辯君子不  
如策士殊不知戰國策之書策士之所作也書出於  
策士之手必不自揚策士之非其一時之謀議成者  
則載之敗者則刪之中者則載之失者則刪之如陳  
筮之徒幸而有功則大書特書以示後世如宋使之  
徒敗人之事不載於書亦不知其幾何矣惟合戰國  
策而觀之然後知策士之謀得不償失利不償害初

不能使人之必聽也吾故表而世之以為策士之戒

###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故救之其時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迩其簡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

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盛怒不發於微罪峻責不加於小疵此人情之常也陳侯不許鄭伯之請成遂至於見伐其失講信修睦之義固可責矣然春秋諸侯一戰一和一通一絕習

以為常如陳侯之罪晉楚齊秦以降莫不有之也左氏乃深排而力詆之至以謂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迩雖太無道之君責之不過如是何其遠於人情耶以左氏之言較陳侯之過猶犯笞杖之罪而加斧鉞之刑逋升斗之租而責倉廩之粟苟左氏愚人也則可使左氏少知治體豈容若是之舛耶辭之嚴責之峻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也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為鄭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

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雖鄭師之所侵不過

毀廬舍歐老弱略牛馬然推鄭何能為之一語實亡

國敗家之本殆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秦弱百

姓而備匈奴秦造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陳涉一唱天下

亡秦豈非懼匈奴之勢強而謂百姓何能為乎然

亡秦者非匈奴也乃何能為之百姓也漢抑宗室而

任外戚土國既反武帝遂用主父偃之議不推恩之

謂外戚何能為乎然亡漢者非宗室也乃何能為之

外戚也晉武帝以戎狄何能為而不徙故卒亡於戎

狄

惠帝元康元年夏匈奴與鮮于馬胡地馬

破氏衆於中事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

用而五胡肆隋煬帝以盜賊何能為而不戒故卒亡

於盜賊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

實聞但云肩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於盡帝以為然

都遇弒隋以至項羽之視高帝項羽海高祖爭天下

益輕漢卒王莽之視漢兵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圍

昆陽光武悉發諸營兵自將千騎為前鋒尋邑遣兵

安莽曰天坐德於予漢其梁武之視侯景侯景叛

而武帝用朱异之言而納明皇之視祿山安祿山傾



人多善之上益以為賢張九齡揚國忠數言其皆始必反而帝不以為意寵待日盛卒致范陽之變皆始以為何能為而終至於敗亡也是則陳侯何能為之一語實下載亂亡之所自出左氏安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乎嗚呼君子之論常得其本衆人之論常得其末凡人臣之深戒人君者必曰暴虐也淫侈也拒諫也黷武也皆人君之大禁也至於論桀紂幽厲之惡亦必以前數者歸之殊不知是數者皆末也其本果安在哉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為故敢暴虐必謂財匱何能為故敢淫侈必謂爭臣何能為故敢拒諫必謂窮兵何能為故敢黷武是則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苟不探其本則何能為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幾之君子孰能遏滔天之浪於涓涓之始乎深矣哉左氏之論也

鄭伯朝威王 註見隱公六年

君子之論事必使事為吾用而不使吾為事所用古今之事所當論者不勝其多也苟見事之難者亦從而謂之難見事之易者亦從而謂之易甚者反遷就吾說以就其事豈非為事所用乎所貴乎立論者蓋欲發未明之理非徒議已見之迹也若止論已見之

迹是猶言火之熱言水之寒言益之鹹言梅之酸天下之人知之何暇於吾說乎惟君子之立論信已而不信人信心而不信目故能用事而不用於事見在此之事則得在彼之理見在前之事則得在後之理衆人徒知是事而君子獨知事外之理焉試舉一二以明之春秋之初鄭之事周其叛服不一人之論者亦不一然皆隨事立論鮮有得事外之理者鄭伯朝周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

衰

史記本紀

襄王從晉又之召禮雖卑而晉兵

僖二十八年

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而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周鄭交惡衆人之說不過以異虢公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者之於諸侯有畏之之迹則驕無畏之之迹則服在平王世將用虢公而不敢用反與鄭交質隱二鄭知周畏之故於將用虢公之初凌犯王室蹂踐麥禾略無所憚在威王世將用虢公而即用之未嘗猶豫鄭伯知周不畏之故於既用虢公之後奉承王命朝會征討初不敢違是知周鄭交惡不在

於用號公而在於畏鄭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與鄭伯蘇忿生之田由是失鄭衆人之說不過謂有錫田之名而無錫田之實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蘇忿生既叛其田非周之所有與之以虛名固足以起鄭之怨然蘇忿生者王室之卿士蘇忿生之田王室之田叛臣盜據王之土地王不能自取反假他人以取之安得不取輕於鄭乎是知鄭之叛周不專在於怨周而在於輕周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威王奪鄭伯政率諸侯伐鄭反為所敗衆人之說不過謂不當奪鄭伯之政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之政在所當奪特威王不能正其名耳當鄭伯擅釋太山之祀之時以廢祀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當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時以專地而討之其名豈不正乎使於是時討之其名正其義順鄭將覆亡之不服矣威王當其時而不能討遷延數年乃無故而奪其政伐其國宜鄭之不服也是知威王之致敗不在於奪鄭伯政而在於奪之非其時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鄭既敗王師乃斂兵而止衆人之說不過謂鄭伯苟欲自救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鄭伯未勝則

使祝聃射王其事甚悖既勝則使祭足勞王其辭甚  
恭其前之悖蓋出於真清欲以取一時之勝其後之  
恭蓋世於矯情欲以避天下之責雖杜預亦信以為  
志在苟免而不悟是鄭伯不惟能欺當時其遺姦餘  
詐猶能欺千餘年之杜預可謂險矣盜賊以盜賊自  
處其情猶可知盜賊以君子自處其情元可誅是知  
論鄭伯者不當信其苟免之言而當疾其詐為苟免  
之言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大抵論事之體  
與叙事之體不同叙事者載其實論事者推其理  
彼方冊之所載既序其事之實矣論者又從而述其  
事曾不能推事外之理是與序事者無以異也非所  
謂論事也况方冊既已序之何待吾復為贅辭以序  
之雖削吾之論於彼之事豈能有所損益乎是吾足  
論反待彼之事而立而彼之事不待吾之論而明也  
故善論者事隨於論不善論者論隨於事善論者事  
資於論不善論者論資於事苟論資於事是論反為  
事之累也尚何以操筆為哉

陳五父如鄭涖盟軟如忘

隱七年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  
鄭伯盟軟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  
矣桓五年陳亂曹太子朝魯奏樂而嘆桓九年曹  
太子來朝

賓之以上卿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  
莫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晉侯受玉惰過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齊君語  
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偷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  
之語偷臧文仲有

言曰民主偷必死○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十  
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  
家其二乎懷於魯矣懷必貪也必謀

人謀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趙同  
不敬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

天奪之○晉侯見魯侯不敬晉侯見公如晉  
季文子曰晉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  
乎○鄭伯授玉視流而行速成六年春鄭伯

相授玉于東極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  
自棄也已視流而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郤錡將事不敬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

是衛而惰棄君○成子受服不敬成十三年

命也不亡何為成十三年

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  
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足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  
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播戎有受服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苦成叔傲子相苦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

苦成叔傲成十四年

苦成叔傲成十四年

其二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衛孫文

子聘魯無後容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以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

俊容穆叔曰孫子必云為臣○齊高厚相太

而君過而不俊云之本也

子會諸侯皆不敬襄十年春齊高厚相太子

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

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齊侯衛侯不敬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錮蔡

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

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蔡侯享于鄭不敬襄二十八年蔡侯歸自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

子展延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

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

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

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橋○穆叔見孟孝伯語

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穆叔見孟孝伯語

趙孟語偷襄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

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諱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

公以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昭元年天王使劉

定公芳補子孟於賴

錫於雞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後禹

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耆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

以主者侯而齊於肅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

敵其祀民叛不即其事 ○單子視下言徐昭

祀爭不伐又何以其事 一年單子會鞞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繪帶

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

存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

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

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 ○宋公與

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叔孫昭子語相泣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即

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思大

爽是謂寃寃魏魏去之何以能久 委南子

南面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

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 ○邾子

有人咎其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執玉高魯玉卑

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休也將左右

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我於是

春秋之際盟會聘享人皆視升降語默之節為吉凶

禍福之占其矯誕不經世所共知也吾猶有所疑焉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

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

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蓋畏則加意而忽則多不加意耳苟不能乘其不意而徒觀其加意之時則令色足恭矯偽逢趨起其本質真態亦何自而見哉泣衆之容必肅於燕閒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籩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且失色於堂暮傳笑於國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須臾耶今攷左氏之所載其周旋揖遜辭氣容貌可三可拍者相望於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之情為惡於人之所不見為善於人之所

見欲以欺世而售其姦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肝也腎也脾也心也在內而人所不見者也目也耳也舌也在外而人所見者也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燕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揜軟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惰者不自知其惰也奏樂而歎者不自知



其歎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儼然肅然自謂中禮而不知人已議其後矣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為至於此時如遇明鏡無不發見吾是以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於獨欲無得罪於朝必先無得罪於家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濁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溉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為瞽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於其側又將若之何

隱公問族於衆仲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天下之事簡則易知繁則難知此理之常也至於氏族之說則反是焉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因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為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為氏者矣且如陳伯素之後而為素氏齊公子高之後而為高氏衛公子惠孫之後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

後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而為牛氏魯閔子有  
騫之後而為騫氏是皆以王父之字為氏者也  
以先世之謚為氏者矣林預曰或使先人有以所居

之官為氏者矣祭仲初為祭封人掌有以始封之邑

為氏者矣如文王封子時叔於沈故其後為沈氏武

狹封少子成師於韓故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

於魏故其後為魏氏宋公子段食於褚故其後為褚

氏宋太公食於蕭故其後為蕭氏楚賈皇食於苗故

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於楊故其後為楊氏祀之後

食於婁而為婁氏越之後食於歐山之陽枝分派別

而為歐陽氏是皆以始封之邑為氏也

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網

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藏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

孟穆伯仲子服昭伯叔孫氏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

同出於鄭也傳吉國參豐卷印董父向華蕩樂鱗魚

仲老同出於宋也向宜華督父蕩意諸莪呂鱗高崔

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桀子雅高俊崔天國歸父

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華可以知其根抑何易

耶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

者絕無而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

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  
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  
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耶後崇王克會稽人其

此宜春之王耶前漢宜春侯工成之王耶前漢中成

之後奉光宣帝皇后父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耶

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奉春之劉耶劉敬說高帝

帝降及于周有秦作劉元海之劉耶晉趙劉元海本匈奴種漢

封敬為奉春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為

馬服之馬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及馬矢之馬也後漢

其先本姓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周石速

及後趙之石也後趙石勤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

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在古則宜難而反易

在今則宜易而反難其說果安在耶盖由譜牒之明

與廢而已譜牒明則雖難者猶且知之况其易者乎

譜牒廢則雖易者猶不知之况其難者乎吾以是知

譜牒之學不可不講也世之學者仰則欲知天文俯

則欲知地理大則欲知治亂興衰之迹小則欲知草

木蟲魚之各至於已之氏族吾祖者之所自出則茫

然不知豈可不耻乎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是固

可耻也乃若吾一身之間視而不知視之所自聽而

不知聽之所自言而不知言之所自動而不知動之

所自以至喜怒哀樂皆不知其所自是又大可耻也

不知吾祖考氏族之所自問諸明譜學者足矣不知

吾一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所自將問諸何人乎

噫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十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勝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以辭服人主于直此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為一故其與人辨心既

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為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于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也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也心一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

知滕之直而辭之曲乎為隱公者若王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耻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于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闕乃合二國之闕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已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閑暇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為主者謙抑如此為賓者當如何耶為大國者謙抑如此為小國者當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

醉醇耐見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之虐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善為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已近于強凡人之情未有不耻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兩強不相下其爭何肯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穎考叔爭車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柎謀伐許也鄭伯授兵于太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輻以走子都扶棘曰逐之及大達弗及子都怒七月公會齊侯許伯伐許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曰螿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

師畢登遂入許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兄弟則為友遇朋友則為義遇宗廟則為敬遇軍旅則為肅隨一事而得一名七雖至于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

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  
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為董茶之不能為齊松之不能  
為栢李之不能為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者非物  
之罪也氣之偏也至于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得天  
地之理令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穎  
考叔呂孝聞于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  
可嘉矣穎元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  
橫乎四海凡天下之理未有出于孝之外也奈何考  
叔有是孝而不能推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  
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

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奪何其暴也一人之  
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嘗則思其親至授兵之  
際獨不思其親乎當捨肉之嘗則思其親至挾軻之  
時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  
而不見親於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為宗廟之敬  
必不敢爭車于大宮矣推事親之肅為軍旅之肅必  
不敢挾軻於大塗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  
終不免犯鬪很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  
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  
也所以為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召為孝也愛其身

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也孝豈有二道乎  
曾子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  
孝也然考叔不死于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  
於私不死于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所以深惜其  
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置亦錫爾類之詩臣  
美考叔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  
而置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貴而不  
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  
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郝謀伐許也許蓋公  
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  
君計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  
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  
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變黨為讎鮮不以共利者  
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于功利之間  
也當伐許之際先登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  
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  
之功獨出于鄭臣許歸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  
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已之無功反不



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

李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見三國志

艾會王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李吳者王

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効之見晉書使齊魯

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

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

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况一國之利乎今

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敢受計其義推

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

復見群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魯推

之為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

縣許之疆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

我師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

其勞一國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於心乎此所

以啓許叔之封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

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

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

哉凡與人共利者大而共政小而共財推是心而居

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雖然伐許之後所以全其美

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共利我雖推之彼益競

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為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為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共利者

### 息侯伐鄭

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聽而已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視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

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巨連臂而自投于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肩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于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當屈身豈不巨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為息在春秋之嘗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况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盍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

亦天也天實為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歸其身也筮鄭息俱有遠言鄭之大不先加兵于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自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為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或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昔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為我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者耳我何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弑隱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曰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壬辰羽父使賊弑公立桓公

嗚呼敗天下為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利者人之所趨義者人之所憚使為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為

重之以禮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威公威公反  
不亮其心而弑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  
指隱公爲戒而諱言義矣是隱公之弑非隱公之不  
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  
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有隱公之變則平日  
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憤天  
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異於是焉  
人皆以爲隱公之弑敗天下爲義之心吾獨以爲隱  
公之弑可巨勉天下爲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  
坐爲義也乃坐爲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

淹甚顯當威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  
立可糞粉威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二年不惟無繼  
芥之隙又且長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  
不可誣也所可恨者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  
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  
羽父因得入殺威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  
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壻不義者不敢至其  
廬况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  
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忘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形  
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敬身直告羽父曰爲其少

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免來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  
隱公負慕顧惜之心形于言者也當授即授何謂將  
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授越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  
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威公之疑而迄  
至于殺其身也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  
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尤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  
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為隣大名與  
大辱為朋隱公之于威公恩可謂大矣少有不盡  
變而為大怨隱公之遜魯國名可謂大矣少有不盡  
遂變而為大辱然則君子之為義夜以繼日不敢不  
用其極者非特就義亦所以避禍也向無隱公之禍  
迫之則為義者立一善修一行沾沾自足怠而不復  
前矣抑又嘗反覆觀之隱公之禍實坐於自恕焉隱  
公之心以謂吾遜國之志左右知之卿士亦知之國  
人知之諸侯亦知之吾終不有魯國決矣幸威公之  
少尚可偷安居位少假歲月然後脫屣而去之人未  
必見責也被威公無故而得一國寧不能忍歲月之  
淹乎然隱公雖自恕而不知威公之不我恕也人之  
欲自恕者其可不鑒隱公之覆轍乎隱公之禍既可  
巨激自怠之志又可以破自恕之私凡人之所自不

能為義者自怠耳自然耳一經此變二病俱瘳蕩蕩  
平平之義路可以長驅而橫騫矣故曰勉天下為義  
之心者隱公之弑也

###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  
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于孫是  
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義不致絜食不鑿  
昭其後也藻索韜鞬鞶屬特澠昭其敬也火龍  
其度也藻索韜鞬鞶屬特澠昭其敬也火龍  
雖蔽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  
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品  
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令戒德立遠而官其昭昭于大廟以明示百  
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耶

也官之失德寵賤章世部非在廟章也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  
况將昭遠亂之賂罪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遠不忘諫  
之以德諫

鄰國之賢敵國之讎也權門之良公門之蠹也蕭何

韓信之徒高祖視之則為忠項羽視之則為賊漢高祖與

項羽爭天下蕭何之徒杜欽谷永之徒王鳳視之則

為忠漢室視之則為賊漢成帝時詔幸直言極諫之

賜問策是也皆帝委政然則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

賊臣耶臧哀伯之諫郕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

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威公以弟弑况以臣弑君凡在魯國者雖牧圉  
廩養之賤皆可劓刃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  
於國有賦于軍有職於祭寧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  
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  
心日趨于朝又發忠言以裨其闕其於威公信無負  
矣獨不負于隱公耶斬闕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入  
之囚人不責其闕馭以斬闕而既穿窬則餘事也以殺  
入而槩闕馭微罪也彼威公親為篡逆而不忌况可  
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  
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且進說而二失具焉人謂

哀伯為賢吾不信也嗚呼嚴尤劾之策奇策也然

君子不謂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漢書王莽新即位欲立威西拜

十二部將三十万衆齎二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遠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此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元東馬云云大

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君

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武后垂拱初詔君臣調元氣當臣何

道陳子昂因是勸復明堂上言曰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闢室周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云

云臧哀伯郤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臣其

所告者威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

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于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

未免為勃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  
濟之以淫侈佐之以暴虐凶德參會神怨人怒適所  
呂趣其誅而速其死此以亂助亂之罪小也道之臣  
典刑規之以箴諫使亂人之身安固而不可拔忠臣  
孝子之憤亦無白而雪此呂治助亂之罪大也向若  
威公用哀伯之言動遵法義自附於逆取順守之說  
則終無彭生之禍彭生于而隱公之目永不瞑于地下  
矣哀伯之罪顧不大耶吾嘗謂羽父之請為威公畫  
篡國之謀哀伯之諫為威公建保國之策始亂者羽  
父也成亂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

之下

晉穆侯命二子名及晉封曲沃

桓二年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其弟曰千也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也  
出禮也呂氏執政也呂正民是呂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怨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  
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替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  
靖侯之孫栾宿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  
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臣民服事其  
止而下無觀觀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  
矣其能○曲沃晉莊伯伐翼隱五年曲沃莊  
伯以郟人邢人  
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濟○王伐曲沃隱五年曲沃  
叛王秋王命



号公伐曲沃而立衰侯于翼○曲沃武公伐翼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隆庭韓万御戎梁弘為右遂翼侯于汾隰駘結而止夜獲之及柰共叔○

曲沃伯殺小子侯桓七年冬曲沃伯誘晋小子侯殺之○王禽

曲沃伯為晋侯莊十六年冬王使号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晋侯

千萬世之爭端非人力之所能塞也凡有血氣之属利小則爭亦小利大則爭亦大國者其千萬世之大爭端乎集人之所同欲聽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耳集人之所同欲視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目集人之所同欲嘗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口集人之所同欲享而不可得者以奉吾之身聚天下之大利而萃之

於此有國者雖欲絕爭奪之禍然傳諸後世其子孫巨謂均龍先君之業均出先君之胄年相若也貌相若也材氣相若也智力相若也彼何為而獨尊我何為而獨卑彼何為而獨強我何為而獨弱爭心一起是豈人力之所能禦乎昔之聖人知人力之不能禦也于是反求諸天而得塞之七術曰嫡庶長幼之分是分既立而爭奪之門始閉矣嫡與長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嫡為長也庶與幼亦天之所生而非人之所以能為庶為幼也嫡者天實嫡之庶者天實庶之長者天實長之幼者天實幼之今聖人制為定

分傳於長嫡為支子者咸知其出于天而不出於人  
命當為庶初非人之賤我也命當為幼初非人之後  
我也仰視嫡長之貴如堙之於嶽如瀆之于海如石  
之於土如巢之于龍如鳥之於鳳如獸之于麟邈然  
超軼非吾流輩其自然之尊蓋判於有生之初天既  
命之豈人之所敢干哉由開闢以來所以共守是分  
而不敢變者非專畏聖人也畏天也是故微子不敢  
代紂微子開者殷目夷不敢代襄公太子茲父固請  
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于魚曰能子  
昭王昭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  
西不敢代昭王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

子建實鴉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且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王有適不可亂也今  
昭王立季札不敢代諸樊次曰季札季札貧壽夢欲立  
之諸樊遜位以數子之賢苟承祀繼統可且大前  
之業可且啓無窮之基然終遂巡却避者豈非不忍  
以一國之私欲利害而啓千萬世爭奪之禍乎嫡庶  
長幼之定分歷聖歷賢歷古歷今不敢變晉穆侯  
何人也乃敢首亂之禍于公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  
馴致曲沃之禍卒覆宗國為周王者又從而寵秩之  
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世  
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陵長篡奪之禍史冊

相望納中國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  
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  
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  
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岢而渝守以  
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  
則有岢而岨惟守之巨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  
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  
吏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  
其恃也嗚呼殆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侵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率成厲師比言于楚子瑕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曰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軍而後吾甲兵之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師以張之  
能率師此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師以張之  
彘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師以張之  
楚之羸其誘我也謂道志于民而信於神也  
上也利道大也謂道志于民而信於神也  
呈欲祝史鳩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  
牲也脂膏盛豐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  
之主也凡以博碩肥臄謂民力之普存也神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臄謂民力之普存也神

相望納中國於戎狄夷貊之域者未必非晉與周啓  
之也噫至貴之無敵至富之無倫染指垂涎者至衆  
也使勇者守之遇勇之倍者則奪之矣使智者守之  
遇智之尤者則奪之矣守以盟誓則有豈而渝守以  
法度則有時而廢守以城郭則有時而隳守以甲兵  
則有貴而衄惟守之巨天然後人莫敢與之較是則  
嫡庶長幼定分之出於天乃有國者之所恃也民恃  
吏吏恃國國恃天為國而無故亂天之定分是自伐  
其恃也嗚呼殆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楚侵隨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量成鬬伯比言于楚子  
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軍而後吾甲兵巨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  
我故難離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奔之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為鬬伯比請羸師以  
能率且此日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師以歸  
畜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比曰師以  
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聞小方授  
楚之羸其誘我也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也信也今民信於神  
上思利道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曰神  
牲牲也肥腍是日博聖碩肥腍謂民力之普  
之牲也告曰博聖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  
奉牲以告曰博聖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蟲也謂其  
 備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肯不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  
 旨酒無讒慝也故務其于民和而神之君  
 馨香以致其禮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九族以無禍成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  
 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  
 庶免於難隨侯懼○楚敗隨桓八年隨少師  
 而修政楚不敢伐○楚敗隨桓八年隨少師  
 曰可矣管有釁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于漢  
 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  
 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无  
 與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敗編敗眾乃  
 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聞伯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聞伯比曰天  
 去其疾矣隨未可  
 克也乃盟而還

昔之傾人之國者匿其機而使人陰墮其計非受害  
 之後莫能悟何其深也方始墮其計終日馳驅奔走  
 聽其所役投於禍患而不自知及師已喪國已破回  
 視前日之所蹈者無非陷穽然後噬臍頓足有不可  
 追之悔吁亦晚矣謀之深者豈復有加於此耶日有  
 使敵人既敗而識吾之機猶未足為深也天下固有  
 奇權密機非特敵人既敗尚不知其所以然雖至於  
 數千百年之後亦不知其所已然可謂極天下之至  
 深矣吾觀闞伯比之謀隨未嘗不三嘆其深也世之  
 論闞伯比之謀者不過謂季梁之正終不能勝少師

四卷  
二  
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  
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  
足以闚闚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退楚之  
請從季梁修政之諫臣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  
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  
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  
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續告之者何耶蓋有  
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  
諧者無臣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  
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

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  
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  
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遠素  
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  
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于平日之所畏  
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  
嘗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臣為濟濟之所恃者  
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  
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于不得已而勉從所  
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

之寵季梁之諫必有時而不用也少師之說必有時而用也吾之謀雖未行於今終必行於後嗚呼是何足以闚闚伯比之機乎人見隨侯初拒少師追楚之請從季梁修政之諫臣為伯比之謀未行也而不知其謀已深行乎其間矣市中有虎曾參殺人必三至而後信其始告之者明知其不信也其再告之者亦明知其不信也明知其不信而續告之者何耶蓋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無兩人之說居其前雖有善諧者無臣成三至之說也其始之不信所以成其後之信也知此則可以窺伯比之機矣隨侯之始拒少

師所以成其後之從隨侯之始從季梁所以成其後之拒季梁者隨之望其君素所畏者也伯比以謂吾苟欲一舉而成功彼少師雖愛豈能使其君遽遠素所畏者之諫乎今先示弱以誘少師則少師必有伐楚之請季梁必有修政之諫隨侯迫于平日之所畏必勉從季梁而拒少師使季梁之諫虛用於無事之皆及其有事而又諫其君必臣為瀆隨之所恃者獨一季梁而已季梁之術既窮則吾他日之舉兵誰復齟齬於其間哉蓋人之情迫于不得已而勉從所畏者之言不過能一從之耳至於再豈肯復從之乎

迫於不得已而勉拒所愛者之說不過能一拒之耳  
至於一而豈能復拒之乎不待至於再也其勉後所畏  
之時雖曰從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愛之  
豈雖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隨侯一念之不平  
發於始從季梁之諫積而至數年其不平日增當楚  
再駕之際季梁之諫安得而不廢乎一念之不忍發  
于始拒少師之說積而至數年其不忍日深當楚再  
駕之際少師之說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於從而從  
生于拒也想隨侯恐懼修政之時舉國交賀頌其君  
納諫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獨笑已入於吾之機矣

此破隨之機于數年之前收破隨之功於數年之後  
伯比之機微矣哉吾嘗深考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  
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  
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  
師之慚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梁之策置毫末之毒  
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有勝自負自起  
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  
動聲色而徐制其弊焉雖事往迹陳書之簡牘讀者  
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然則將何  
巨自免曰無受焚之地則烈火不能焚玉無受病之



地則癘氣不能病人鬪伯比謀隨累年不乘其潰敗之餘一舉平之反以敵遺子孫勇于伐隨而怯於滅隨非前工而後拙也且少師既死則隨無受病之地也嗚呼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從諫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軍敗不足憂為國者其務去小人之根也哉

### 魯為班後鄭

威六年比戎伐齊之侯使乞師于鄭上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且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戊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上忽少其有功也怒故○齊衛鄭戰于郎鄭戰于郎我有郎之師○齊衛鄭戰于郎鄭戰于郎我有

諱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曰周班後鄭吾人少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天下之事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凡當為者皆常也凡不當為者皆過也曰是曰止曰善皆所當為也曰非曰邪曰惡皆不當為也事雖有萬而不同豈有出于此兩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驕矜為通患抑亦未之思也盍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耶則亦飢食渴飲之類耳何足誇人是天下本無可誇之事彼驕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當視而反盲耳當聽而反聵則為殘疾歟苟

目能視耳能聽始可謂之無疾之人豈有持此以誇  
世者哉雖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  
之清孔子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  
為也世之人僅有一善如毛髮遽自衒巨為過人之  
行亦惑矣人之為人非聖人莫能盡也今受人之形  
而反自謂過人豈特翼而飛鬣而馳耶甚矣其惑也  
鄭大子忽之救齊雖曰有功然裒災卹鄰亦諸侯之  
所當為耳遽軒然伐其功輕周室之爵祿而欲躡之  
又從而加忿兵于魯嗚呼使小國有功而可躡蹠于  
大國之上則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

曾不如無功之為愈也吾嘗觀鄭忽始敗我師之肯  
囚二帥陳倬馘振旅而獻于齊氣吞諸侯邈視王爵  
餽餽之際暫為人所先亟連三國之兵而伐之何其  
狀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為國人所賤其出奔其復  
歸斥其名而赴諸侯曾不巨君視之甚者詆以狡童  
詩衛國風狡童刺忽也狡童之稱其受侮受辱一至於此前日  
之壯氣安在耶蓋忽之為人得志則氣盈而自視其  
身不勝其大人少慢之已不能平越則氣涸而自視  
其身不勝其小人其賤之反不能較其中初無所主  
惟視外物巨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涸隨物而大

隨物而小終身為物所驅乍驕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國哉

### 鄭太子忽辭昏

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且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呂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 鄭昭公之敗北戎止昭公

遂辭諸鄭伯  
**奔衛**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无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厉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厉公而求賂焉

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已亥厉公卒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出子忽復歸于鄭

為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使已依人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肯而亡一旦驟失所依將何所恃乎嗚呼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其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有而不亡可謂得所依矣然猶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諸夏宋深結而謹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為善擇所依矣及阨於楚師之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晉迫于狄坐視而莫能救

也。宣十當時諸侯之強盛者莫如晉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晉也。猶不可依而况其他乎。嗚呼！此特論人之不足依。尔抑又有其甚者焉。西魏孝武脅於高歡，日有篡奪之憂。所恃以為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脫身虎口，自杖入關，捨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樂有過于是乎。然孝武之禍不在於所畏之高歡，而在於所依之宇文泰。見北史本紀。臣是論之非惟人不可依而禍實生於所依也。外物之變不可勝窮，恃好以為安者其患夫豈一端耶。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臣自固始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

鄭矣。

桓十年。豈有禍魯而福鄭者耶。自古小國連姻大

國，得其所依者蓋無幾。而啓虜召兵如銅斗，摩笄之

禍者。史記趙世家。皆是也。然則忽之辭昏固亦未可厚非

也。後世徒見其終以微弱致禍，遂并與辭昏議之，殊

不知忽前得之於辭昏，後失之于微弱。一是一非，兩

不相掩。烏得臣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斯言也。實先王之法言。古

今之篤論也。在我之福以竟為父而不能與丹朱，臣

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以周宣為子而不能與厉

王以大國亦何有於我哉。苟忽能克是言，則洪範之

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譏其言之失亦惑矣苟不以人廢言而深味其言釋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備于我無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掃俱除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忽言之於千載之上我用之於千載之下是忽雖不能自用適所已留為我之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 威公問名于申繆

威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呂太子生之禮牽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繆對曰各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各生為信以德命為

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呂因不以官不呂山川不以隱疾不呂畜牲不以罪弊周人呂諱事神各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各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呂畜牲則廢祀以罪弊則廢禮晉呂僖侯廢司徒宋呂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各子者當為孫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沒而諱子之始生嬰孩耳幾年而免乳又幾年而成童又幾年而冠昏又幾年而有孫又幾年而老又幾年而沒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諱名之時茫味荒遠若存若亡若滅沒而不可知也今乃預料於百年之外恐其廢各恐其廢職恐其廢主恐其廢祀恐其廢禮博詢詳擇精

思熟慮俾不為後世之累當始生之初而思既沒之後可謂遠也已矣名子之際其遠慮蓋如此至於餘事則每不然法度苟以趨一官之便未嘗憂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濟一時之欲未嘗憂他日之害也財用苟以供一官之求未嘗憂他日之匱也兵革苟以快一時之忿未嘗憂他日之危也名子且為百年計况於創業垂統呂遺子孫者反不能為明日計乎大而國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則貽厥孫謀之理盡矣奚必他求哉抑嘗稽禮之所載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則撫其首咳而名之是知

命名特咳唾之項耳一有不審遂流患於無窮晉名僖侯以司徒豈知終晉之世易中軍之名乎僖侯各

為中 宋名武公以司空豈知終宋之世易司城之名

乎武公各司司空 魯名獻公武公以具敖豈知終魯之

世易二山之名乎二山具敖也魯魯公各具武公各敖更以以卿各山 失之於

咳唾之間而其患乃與國相終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審也然名子之不審不過後世以諱發事耳孰知有

一頓一笑而開子孫萬世之禍者乎觀名子之遠慮

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法觀名子之不審可以為有國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鑒垂有規固不可以易心

讀之也

王師伐虢

通十年春虢叔諸其大夫魯父于王魯言父有師以王師伐虢夏虢叔出奔虞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勝理理不可勝分不幸而聽上下交爭之分寧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萬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尋丈亦何為而不可哉嗚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諸其大夫魯父於威王魯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怨周

者不過曰虢公雖曲君也魯父雖直臣也威王之失不當呂曲直之理而廢上下之分耳其罪威王則是也其所以罪威王則非也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為臣殺其君將安庸刑見國語襄王之意豈非欲矯威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呂為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墮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元咺之理亦寧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捨理而言分是分孤立

于理之好也分孤立於理之外則分者持一虛名耳  
天下之亂臣賊子豈虛名所能束縛耶人情所不平  
者莫甚於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雖直姑為各  
分承是導之爭也彼亦安能鬱鬱受屈久為虛名之  
所壓乎必將不勝其忿決壞名分而不暇顧是吾之  
持名分適所以壞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  
及分分不獨立理不虛行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豈有  
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證父者先有證父之曲  
不必復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者先有證兄之  
曲不必復問其所證之由也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

之曲不必復問其所訴之辭也當魯哀公元咺未訴君  
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  
矣尚安得有所謂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訴號公而曲  
也元咺之直因訴衛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從  
而治之亦治所當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復何所屈哉  
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則二人者釋然內省其理之曲  
沒齒無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當時諸侯之  
臣有欲犯上而訴其君者必曰謂訴所以求直今訴  
君而反變為不直曷若不訴以全吾直乎勞而不怨  
虐而不叛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則知君



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臣之理雖直其敢自謂直  
呂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戰戰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  
不知我之直所知者盡臣道而已為人臣者皆懷是  
心雖極天地窮古今安得有犯上之釁耶惜夫威王  
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盡此分與理所以終離  
而不可復合者也後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  
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 虞叔伐虞公

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海邦獻既而海  
之曰周諺有之四夫无罪懷璧其罪吾焉用  
此其吕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宝劍叔曰是  
厭也无厭得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

池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曰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  
以成也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  
貪者雖得萬金而不能滿吝者雖失一金而不能忘  
虞之君臣上貪而下吝貪者求之吝者共之亂安得  
而不作乎然貪與吝非二法也視人之物則貪視己  
之物則吝未得而求之則貪既得而守之則吝名雖  
不同其心則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之心  
即虞叔守劍之心必不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  
之心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交

相怨而互相責此其所呂釀莫大之釁也由古而暨  
今人所以相賊相賊相刃相靡者職此之由吾將告  
貪者呂廉告吝者以施度幾其有瘳乎嗚呼彼方貪  
而吾告之呂廉是教餓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  
告之以施是將求肉於餓虎也無益於彼祇取辱焉  
信如是則果無術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  
過呂貪治貪呂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無一物之可  
廢人心之中無一念之可除貪吝之念苟本無邪安  
從而苟本有邪安得而無是貪吝固不可強使之  
無然亦不必使之無也吾心一曰渙然冰釋則曰貪

曰吝孰非至理哉蓋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是念加  
於事之善者則名善念是念加于事之惡者即名惡  
念所謂念者初無二也譬言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為善  
用之燎原則為惡然烏嘗有二火哉譬言之於水用之  
溉田則為善用之灌城則為惡然烏嘗有二水哉自  
入觀之雖若為二而其一未嘗不卓然獨存于二之  
中也世所呂指虞公為貪者以其求財常不厭耳苟  
用是念以求道不厭立而不已必求與權賢而不已  
必求為聖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以異乎親論世所  
呂指虞叔為吝者以其守財欲不失耳苟用是念呂

守道不失與生俱生欲不能遷與死俱死威不能奪  
則與顏子服膺弗失何呂異乎記中求財與求道相  
去遠矣而所謂不厭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守財與守  
道相去遠矣而所謂不失者其念未嘗加損也向之  
惡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嘗改哉人  
徒見其嘗名貪嘗名吝遂疑而惡之乃欲求道於是  
念之外是猶惡焚而廢火食惡溺而廢水飲也誤矣

### 楚屈瑕敗蒲騷

桓十一年楚屈瑕待盟武軫帥師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謂廉曰師人軍其郊必不識且曰震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呂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郢有

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高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吉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七則寡謀請无扞采樵者呂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駘楚後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屈瑕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屈瑕大敗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卒趾高心不固矣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

曼曰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若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

諸司而勸之曰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如楚師之不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

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

刑及鄂亂次以濟遂死次且不設  
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  
帆擊楫雲興鳥逝一息千里雖未知操舟之術而動  
於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決也于是小試  
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不知適有大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  
師傲然自得沼視滇渤而林視江湖椎鼓徑進亟犯  
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逐澎湃奔鯨  
駭虬乃傍徨四顧膽落神泣隨槩失拖身膏魚驚之  
腹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

之昔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  
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郢師相距於蒲  
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鬪廉教以次郢禦四邑者鬪  
廉也教以銳師宵加於郢者又鬪廉也教以師不在  
衆不疑何卜者又鬪廉也無小無大惟鬪廉之謀是  
從呂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聽乎屈  
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効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  
洲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筭  
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  
羅人政須折筭筭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

圖軍備身蹶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已為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已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已兵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曠昔蒲騷之勝借曰鬪廉之謀今采推誘敵之策豈亦鬪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趨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庸非天欲斃之乎符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

之死下詔巨新失丞相置觀以聽訟其辭至競競也

繼踵而張掖西域之捷交至是符堅載記其心始縱謂天

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

敢淝水之辱見謝玄傳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小挫必不

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

于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

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

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

也世固有巨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

甚可畏耶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